

黄颖等著

亲密接触新概念一等奖得主
与最优秀的人一起飞扬成长

心·飞扬

——新概念十年风云人物



心 | 飞扬——新桥总十年风云人物 / 黄毅 张意 傅薇 宋宇球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飞扬:新概念十年风云人物/黄颖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2-006884-5

I. 心… II. 黄… III. 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998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特约策划 尹晓冬
装帧设计 董红红

心/飞扬:新概念十年风云人物

XIN/FEI YANG: XIN GAI NIAN SHI NIAN FENG YUN REN WU

黄 颖 等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6884-5

定价: 24.00 元

「目录 contents

「私密圈子

八〇后的客厅——黑锅论坛 / 2

回放：我倒不倒霉？（陶磊获奖作品） / 16

回放：苹果的想象和我的作文观（唐一斌获奖作品） / 23

泰安招待所 / 26

「爱情密码

刘莉娜：新概念，爱情密码 / 32

回放：风里密码（刘莉娜获奖作品） / 39

两个人和一种告别——事关张尧臣和蔺瑶 / 46

回放：十七岁的边缘（张尧臣获奖作品） / 50

回放：妈妈（蔺瑶获奖作品） / 56

女人如花花似梦——苏德、周嘉宁花样印象 / 63

回放：扎西德勒（周嘉宁获奖作品） / 71

「感性校园

杨倩：感性写作，理性生活 / 80

回放：缺口的苹果（杨倩获奖作品） / 85



邹霖楠:从娜娜到奈奈 / 89

回放:人为什么总在仰望(邹霖楠获奖作品) / 92

张思静:只是一场单纯的作文竞赛 / 95

回放:水村山郭酒旗风——我看《水浒》(张思静获奖作品) / 98

张怡微:擅长给自己定位的女孩 / 106

回放:我和吉瑞(张怡微获奖作品) / 109

李一帅:我真的很想知道前任获奖者的消息 / 116

回放:怀伤之念(李一帅获奖作品) / 118

阮项:文学创作是对人生思考的一部分 / 123

回放:不自己的日子里(阮项获奖作品) / 126

「媒体世界」

陈佳勇:我是新概念总机 / 132

回放:来自沈庄的报告(陈佳勇获奖作品) / 137

王越:和时间赛跑 / 142

回放:高三与我的交易(王越获奖作品) / 147

嵇晨:我不晃文学圈 / 151

回放:在打工的日子里(嵇晨获奖作品) / 155

应尤佳:财经新人类 / 164

回放:再见吧,绳子;再见吧,蛇!(应尤佳获奖作品) / 169

徐敏霞:新概念让人加速成熟 / 172

回放：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徐敏霞获奖作品) / 180

「型男型女

郭允：正面清华，反面复旦 / 188

回放：教育人的拿来(郭允获奖作品) / 190

尹珊珊：新概念是一场聚会 / 196

回放：为什么还活着(尹珊珊获奖作品) / 199

泛泛而谈——小饭印象 / 205

回放：发昏(小饭获奖作品) / 209

与桃之 11 的一场魅力邂逅 / 214

回放：我的小说(桃之 11 获奖作品) / 221

祁又一：有时和老徐斗地主 / 225

回放：我的浪漫历尽沧桑(祁又一获奖作品) / 229

写作是深透其中的——王皓舒 / 235

回放：今天谁最美丽(王皓舒获奖作品) / 239

HELLO·庞婕蕾 / 243

回放：我是一只笨小孩(庞婕蕾获奖作品) / 248

盛开：新概念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 254

回放：外婆(盛开获奖作品) / 259



「悲欣保送」

刘莉娜：一场悲愤的保送 / 264

李一粟：从“上帝”到“土豆” / 267

回放：半个小时的上帝（李一粟获奖作品） / 273

「附录」

对参赛者的建议 / 282

八〇后的客厅——黑锅论坛

/傅薇

没有多少作者愿意以集体命名的方式面目模糊地出现,更何况每每发文都要顶着自已呱呱落地的时刻昭示天下,授人话柄。八十年代生的舞文弄墨的小鬼们不知怎么就被一把抓住,五花大绑地扔进“八〇后”的大油锅,一番烟熏火燎之后热气腾腾端上台面,任人下箸。可惜不及回味,氤氲已悄然散去。如今,小鬼们也行将“奔三”,到了为人父母的年龄,逃学、读书、退学;毕业、待业、就业、跳槽;晚归、逃夜、离家、回家、成家,叛逆的锋芒被成长打磨得收敛了不少。八〇后标签也像毕业照里的学士帽被“八〇初们”抛得远远的,当年青春无敌的小子们有的已经成名成家光彩熠熠,有的则一心回归平凡韬光养晦,但无论今后的生活是否还能有交集,那段曾经“同锅热炒”的光辉岁月留下的不仅是浮华掠影,还有值得为之一生回味的惺惺相惜的友谊。

一八九九年的秋天,一个小团体在三一学院形成,并在日后被两个桀骜不驯的女人的光彩始终照耀着。布鲁姆斯伯里从来不是在伍尔夫姐妹客厅里的针锋相对,也不是查尔斯农场里的欢声笑语,所有的人事都像“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这个词一样被精心打造出来。然而无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抑或在克莱夫·贝尔等人的回忆里,它的不曾出现如同它从来不曾消亡过一样。用共同的生活态度和深厚友谊联结的“小圈子”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值得纪念的,最美好的时光和互相吸引的人在一起度过,任凭谁都是难以忘怀的。二〇〇二年初,几个二十啷当的年轻人就和一百多年前的人们一样怀揣梦想聚在一起,开始迎接彼此最美好的时光。黑锅论坛就这样出现了,如同当年的伍尔夫姐妹的客厅,挤满了热爱文学、艺术的伙伴,躲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的一角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多年之后,黑锅早已不复存在,但每每提到那段黑锅岁月,一张张曾经

叛逆张扬，如今依然年轻的脸上也会流露出些许温情与怀念，说起黑锅的创始人夜 X、Luis 等人，更是让这些标榜特立独行的人异口同声地连连称赞。夜 X、Luis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能让桀骜的八〇后们心悦诚服？

六月，在咖啡馆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人物。

「“背黑锅”的人

和夜 X 见面之前，已经听到了“江湖上”很多关于他的传说。刘莉娜叫他“夜熊猫”，小饭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时常在他身上发生，更多的朋友喜欢称他为“老大”。不过，“老大”似乎不是很大牌，声音也很温柔，电话约见的时候，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采访。六月的一天，在咖啡馆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大哥。黑衬衫，黑西裤，外加一个黑包，一身黑地出现在眼前，要不是那一头黄色波浪发，俨然就是黑老大了。

夜 X，本名陶磊，与刘嘉俊合写的《高三史记》里第一次用了夜 X 这个名号，在书中他自称“好夜读、夜书、夜饮、夜食、夜聊、夜赌……因以为号也”。自此以夜 X 作为自己的笔名。陶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与其他锋芒毕露的八〇后不同，多了那么一点成熟与稳重。谈话开始前，他的手机响了，接电话谈的好像是工作上的事。他如今在一家地产公司的研究院工作，担任课题负责人兼地产杂志的编辑记者。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曾经还在广告公司工作过，被七月人嘲为“骗子”。整日为生计奔忙的八〇后作者还会有当年的才气与热情吗？这是采访前始终盘旋在心的问题。眼前这个讲电话的男人已然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公司白领，完全没有一点文学青年的歪斜影子。听着他有条不紊地和别人谈“公事”，脑海里突然闪过他在二〇〇四年写下的一段话：“我为什么要写作？因为写作是我唯一可能‘生活’的方式，我期待着用它来完成我一生最重大的作品——我自己。”现在的他已经不太写作，但他所谓最重大的“作品”还远远没有完成，那么所有的停歇，应该只是暂时的停止，而不是最后的终结吧。终于，在谈到文学

时,他的眼睛亮了,出奇地有神。

“小说是不能解释的,因为作为一个作者,我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来传达的话,我就不会用这种方法去写了。我用一种方法来写就说明我认为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了。你要我再去解释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作者和读者是各行其是的两条轨道,我不认为作者想到的东西就一定是要读者去接受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有他的一种创作在里面。你在读的时候也是一种创作,在做你自己的阐释,都是对已经完成的作品的一个补充。我也许可以跳出来以你的角度来谈谈这个作品,但这是万不得已的……”

说到写作的话题时,我见识到了另一个陶磊,一个不会妥协的认真写作的人,不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小白领,而是身为八〇后作者的夜 X,有一点偏执,有一点自傲,更多的则是热情和执著。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双面人,像超人一样,平时戴着眼镜一脸木讷,危难关头甩掉眼镜,撕开衣服露出夺目的红 S,“嗖”的一声飞去拯救地球。开始相信,在都市水泥格子间里也隐藏着这样一类人,白天飞快地打着各类数字报表,晚上静静地读着卡尔维诺。

Luis 以博学在八〇后的圈内闻名,哪怕是已经出名的年轻写手遇到他也要“礼让三分”,是传说中真正的牛人。高人总是喜欢隐居深山,牛人如今却在萌芽杂志社里做着编辑。Luis 的全拼是 Luisborges,本名唐一斌,另一个名头是七月人。理科出生的他,没有上过任何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仅仅凭借着博览群书,以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征服了“自命不凡”的八〇后们。

见到他的第一印象,击碎了我对他之前的所有想象。高大得像某洁厕广告里的威猛先生,原本以为的书斋文弱书生形象被眼前这个壮汉一脚踢出了脑海。Luis 自诩中学时球踢得不错,什么位置都能踢。七月人就是那时他参加的球队的名字,球队还以这个名字报名参加了当年“著名”的《新

民晚报》杯。于是，就有了七月人这个笔名。回想当初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的情景，夜 X 说是淅淅的雨天，他立刻更正：出来时雨停了。比赛结束，他还想踢球，只是因为下雨把当时的考场南洋模范中学的操场弄得坑坑洼洼，害得他没法踢球，说起这个，看他愤恨的样子比没有赢得比赛一等奖还要遗憾。在挨过了四年理科生涯之后，Luis 曾经想“弃暗投明”，报考华师大文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因为复习得太晚，在考试那天睡过了头。早上十点，夜 X 惊愕地发现 Luis 在网上时，他早已释怀，“呵呵，睡过头了。”惊得夜 X 无言以对。

不知道是因为身高马大还是因为其他原因，Luis 很能笑，而且笑起来很大声。这样一个爽朗的家伙在夜 X 看来却固执得要命。

“Luis 写东西，包含小说审美和思考的东西，我认为他没写完，他却坚持认为自己写完了。我还会考虑一些大众审美的东西，用一些花招，虽然这对小说不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帮助读者理解是必要的，我就会加进去。可是他就不会。”

在 Luis 看来，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暗藏机关。就像路边的那只水表。一个人在路边卖水表，水表装在他的包里，水不断地流出来，他的包很小，却始终没有水溢出来。他知道只要仔细看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要的就是那份不仔细，那种神奇的感觉。这让他想到生活，生活不仔细看就会是一个很巧妙的东西。像是他写小说，被一些东西吸引着，吸引着，使他迫切地想把它写出来，一旦写出来，说清楚了，不吸引他，他就会立即停下来。

“我不会对它进行修饰什么的。一个短篇小说，我把自己关注的地方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我觉得能看懂，就像博尔赫斯，他讲诗歌，讲长诗，用一个比喻，读者说没听懂，他只能用另一个比喻，或者把那个比喻再重复一遍，用另外一个故事。有些东西是无法直接说给别人听的，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最希望在小说中表达出来的。我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你说如何让我更清楚地表达给别人呢，除非再写另外一个东西。”

这就是 Luis,一个阳光而固执的威猛先生。

「初识

生活的交集就从一次共同的经历开始——新概念作文比赛。

一九九九年,也就是夜 X 高三那年,一个同学拿来一本当时发行量不过一万的杂志递给他。上面刊登了一个很小的作文竞赛广告——新概念作文比赛,于是两人一同参加了第一届新概念比赛。夜 X 得了二等奖,和他一起参加作文比赛的同学得了一等奖。这本杂志就是《萌芽》,他的同学就是日后“八〇后”代表人物之一刘嘉俊。对于高中就开始写长篇的夜 X 而言,写作是一种单纯的喜好,即使得奖之后也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会因此有所改变。比赛完,刘嘉俊被华东师范大学招走,他才意识到一等奖获得者竟然可以保送,只得“悲凉”地去高考了。高考结束,夜 X 没有考入自己的第一志愿复旦法律系,而是进了复旦的中文系。中文系是他的第二志愿,喜欢写东西,所以认为那会是幸福的所在,当然,仅仅是认为而已。中文系的写作课只有一门,课程名是“应用写作”。

新概念比赛获奖后,夜 X 开始在《萌芽》工作,帮助《萌芽》刊中刊“AMAZING”的创刊和萌芽论坛的日常管理,因此得以接触许多和他一样喜欢写作的同龄人。范继祖——小饭就是其中的一个。第一次见面,小饭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谁都不理,酷酷的造型摆了很久。夜 X 暗想:这个人是不是很牛逼啊?交往一阵才发现他是一个很纯朴的人,市郊长大的孩子很腼腆,所谓的“酷”其实是不好意思和大家打招呼。

至于和 Luis 的第一次见面,夜 X 和 Luis 有各自不同的两个版本。在 Luis 的印象里,他是在第三、第四届新概念的颁奖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夜 X。Luis 比夜 X 小一级,高二的时候参加了新概念第一届比赛,和夜 X 一样得了二等奖。在高二之前,他从没有看过《萌芽》,准确地说,不看任何文学杂志。只记得《新民晚报》上有一个很小的角落登了新概念作文比赛的

事。这块“豆腐干”唯一吸引他眼球的是上面那行“与应试作文不同”的小字。在学校里作文屡受老师批判的他立刻就想到要参加试试。得奖后,他依旧埋头于物理班的学习,最后考取了华师大数学系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当文学只是生活中的一种喜好时,就能没有负担地尽情去热爱。对于“学一行怨一行”这个道理,他拿捏得恰到好处。

夜 X 脑海里两人初次见面的版本,其实是 Luis 印象里的第二次见面了。说起这次见面,不得不先提一下华师大的宿舍楼。坐落在上海市西面角落里的这所大学素以“花前月下”闻名沪上各大高校,成就此名的要素之一就是女生多。校内十几栋宿舍楼,男生被集中在寥寥几栋宿舍楼里。小饭和 Luis 就很巧地被安排在了了一墙之隔的两间宿舍里,两个分别在哲学系和数学系的原本八竿子打不到的人凑到了一起。一番寒暄,对上“萌芽”和“新概念”的切口,立刻引为知己。小饭和夜 X 在萌芽杂志社早已熟识,于是在某一天,夜 X 风风火火地跑来华师大会老友,小饭将 Luis 介绍给了他,终于将三人聚齐了。和 Luis 见面给夜 X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刚一见面,Luis 就送了他一本书,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夜 X 当时暗自思忖:这人怎么一见面就送书。岂料这本花城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出版的《白雪公主》在二〇〇二年已经极为少见,当时书店不过两本,被 Luis 撞见后,毫不犹豫两本全买下了,一本留给了自己,另一本就给了刚认识的夜 X。

「同盟」

黑锅论坛的建立,仍旧要从《萌芽》说起。二〇〇二年之前,《萌芽》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络论坛,夜 X、Luis、小饭等人都是论坛上的主要负责人。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又因新概念的知名度与日俱增,萌芽论坛的人气越来越旺,不免就出现了一些混乱,于是就有人动了另起炉灶的念头。

正在此时,Luis 和小饭商量着要办一个地下的纯文学刊物,可惜 Luis

当时还没有进《萌芽》，两人对于排版印刷都是一窍不通。于是小饭找来夜X，结果夜X也没有经验，尽管如此，三人却更加坚定了要办这样一份刊物的决心。二〇〇二年的二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心约红茶坊里，三人约来《萌芽》新概念的众好友座谈，初衷是想办个刊物，讨论之后认为应该先有一个网上的平台便于交流联系。至于论坛的名字，调侃中不知谁嚷了一句：“不能让我背这个黑锅啊！”于是，大家一致敲定就用黑锅来命名。

其实早在黑锅之前，文学青年在网络上已经有了一些论坛，比如暗地，但是相比弥漫着酒精味和暧昧颓唐气息的暗地，黑锅给网络上的文学论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小饭和 Luis 在论坛指南中说：“黑锅论坛是以杂志为基点的一个文学论坛。黑锅工作室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时代华纳，黑锅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地下)《纽约客》。”黑锅的杂志最后没有出来，黑锅论坛反而成为了八〇后作者尤其是从《萌芽》新概念比赛里脱颖而出的年轻作者的主要文学阵地。

Luis 曾经开玩笑地说黑锅以没人发帖为宗旨。在 Luis 看来，与其贴些乱七八糟没有营养的帖子，不如大家每天上去认认真真地看一篇小说。黑锅论坛大致分为七个板块，文本练习专贴一些原创的试验性小说；文学文化评论主要是宽泛的评论；骚是诗歌专栏；综合艺术讨论摄影、绘画等；自由写作则是不限文体的自由创作；小布尔乔亚集中营是 Luis 最早为几个女生设置的板块；杂七杂八是灌水区。论坛吸引了一大批爱好写作的年轻作者，其中不乏八〇后的代表人物，比如苏德、周嘉宁（Bosnia）、张悦然等都是当年论坛上的活跃人物。黑锅的日子，大家身处校园中，创作热情很高，丝毫没有一点商业因素，每个人都能潜下心来认真创作，每有新作就贴在论坛上让大家品评。尽管论坛上的许多小说最后都出版了，但是当时谁也没在意这些。对文学上的分歧却是锱铢必较，论坛上常常能看见因为意见不合而“大打出手”的场面。

一次常规争论：《关于小团体，关于八〇后的创作》 二〇〇三年九月三日十一时十四分——九月八日四点二十八分（黑锅论坛节选）

弥撒亚：一个小团体的互相吹捧，用来消解彼此绝望的、用自以为是和自我封闭来制造幻觉和易破碎的幻想的，逃避作者本身应该独自面对的孤独和失意的、懦夫和唐吉珂德式勇敢交替出现的、脆弱的、彼此抄袭的、沽名钓誉的、哗众取宠的矛盾而稚态的心。

苏德：稍微具体点，我没有看得很懂。

弥撒亚：小团体即黑锅论坛，居于其中心的就是几位已经小有名气的作者。互相吹捧，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所评论的善意对象即是“小团体”成员，以外的不是打击就是诋毁，所举的论证也很无力，我承认周嘉宁的《妖精的眼泪》节选不错，但在一篇长篇或中篇中拿出几段可以炫耀的叙述对任何一个有小聪明的作者想必都不太难。至于对整个叙述的驾驭力，尤其是长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至少，我还未在八〇后作者里发现已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绝望，写作的中心就是恰如其分地叙述绝望，绝望的淡漠和夸张都是创作力阳痿的表现，害怕绝望就别谈创作，自以为是，自我封闭，幻想，对我言论的过激反应正好说明了这点，并非我想恶意进行攻击，怒火恰是自我幻想被冲淡的缘故，这个幻想是小团体和不恰当的社会宽容带给你们的。一个忍受不了一点刺痛的作者到底是英雄还是孩童，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懦夫，唐吉珂德，的确是普遍的人性。但作者拿起笔时，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不能再原谅自己，妥协、散漫都是不被严肃的成人化创作包涵的，在这点上，我佩服张炜和顾城，他们都是害怕原谅自己的人。至于最后的胜负一定心知肚明，而小团队的彼此包容和社会卑鄙的吹捧却能让人淡忘这一切。

彼此抄袭，我读到过一篇类似的文章。

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如果有人认定这是优点，也只能怪我落伍，在我看来，堂而皇之地打出“八〇后”文学旗帜的行为本身就是欺世盗名之举。八〇后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社会现象，顶多可以被马虎称为文化现象，所作的尝试除了商业之外无别的特色，就其力度而言远逊于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国先锋派运动，不真诚程度倒是远超前辈。至于硬要把它变成一个文学派别——请问，所谓的八〇后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优秀的作者了吗？

矛盾而稚态的心，好斗，自负，但又时常陷入幻灭般的绝望，对小团体的留恋和依赖，对《萌芽》那块小小土地的依赖，一如对年少温情的留恋，说实话，八〇后是被社会宠坏的孩子，或许要比其他年代出生的作者更难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成人化写作。

苏德：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我觉得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有八〇后自身的问题，更有大环境的条件限制。写作者为了生存的无可避免的商业化，并且现在“文学”已经不像一九八〇年代那样是全民运动，只是部分人还在坚持着的某种爱好——仅仅爱好而已。靠这个来上升到信念，是我自己一直在提醒并且努力的。

矛盾而稚态的心，我想到了我这个年纪，“幻灭般的绝望”已经体会不到了，大概涅槃过了。而《萌芽》无可厚非的确是八〇后最先发声的一个发表基地，新概念的那拨人也不可否认地是第一批大规模浮出水面的八〇后写作者。而今后的发展会怎样，我们谁都很难说。“被社会宠坏”不如说是“被社会带坏”来得好。

弥撒亚：我也是出生于一九八〇年代后的作者，一样有个令我现在感到羞愧的标签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也出过一两本让我汗颜的书。直到我读到了一个只比我大几岁的、出生于一九七七年的作者（我认为那些至今默默无闻，但却在走向真正意义上强大的一九七〇